



第二届作家杯

青春出版

http://www.qy.com

情迷五胡亂華

穿越时空

1

QINGMI WU HU LUAN HUA

怜心◎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穿越文史上又一浪尖力作，以纯爱颠覆那段极致野蛮与血腥的岁月
当魂寄夜明珠，辗转今生来世的我们，能否一改千年的孤寂



情迷五胡亂華

穿越时空

I

怜心◎著

QINGMI WU HU LUAN HUA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越时空情迷五胡乱华. 1 / 怜心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7.6

ISBN 978-7-80755-079-2

I. 穿… II. 怜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9459 号

穿越时空情迷五胡乱华 1

作 者: 怜 心

策 划: 张国岚

责任编辑: 李 伟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 苏 静

特约编辑: 张墨璇

责任校对: 成 仁

封面设计: 小 贾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三河市新艺印刷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

印 张: 15

版 次: 2007 年 8 月第 1 版

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079-2

定 价: 22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CONTENTS

· 楔子 · 1

- 一·穿越回人吃人的年代 · 5
- 二·前出虎穴又入狼窝 · 9
- 三·他为什么会救我 · 18
- 四·我和他的她 · 27
- 五·死,抑或委曲求全 · 37
- 六·传说中和我貌似兰灵 · 45
- 七·这便是兰灵 · 55
- 八·软禁太子殿 · 68
- 九·缘分天注定,想躲亦枉然 · 78
- 十·命运孰改孰不能改 · 91

- 十一·躲不掉的劫数 · 99
- 十二·爱背后的兰灵 · 110
- 十三·逃逸的意外巧遇 · 130
- 十四·到底要谁爱上谁 · 142
- 十五·被欺负的时代过去了 · 154
- 十六·惦记神医却偷个皇帝 · 162
- 十七·生死只为一线之差 · 171
- 十八·就在约定三年之期后 · 182
- 十九·没有定数的爱 · 191
- 二十·挣扎,最无力地挣扎 · 200
- 二十一·行尸走肉般迷惘 · 211
- 二十二·魂寄夜明珠,孤独上千年 · 224



我伊天雪，出生的那天下了一天的大雪，雪后初霁的夜晚，万籁俱寂，了无生气。而我正是在如此萧条时出生，身世亦如寒冷刺骨的雪夜那般冰冷……

我在年幼岁月中便知道妈与爸一直不和睦，数以万计的争吵只为证明他们的婚姻已快到尽头。九岁那年，爸与妈离了婚，我判给了妈。妈无助彷徨地呆望着我，偶尔会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从而冲破夜的寂静。那叫声如泣如诉，若怨若怒，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！那似乎在诉说爸的寡情，倦意的目光中，十分空洞，却有很浓的悲凉之感，那哀怨的眼神更如针刺般令我浑身不舒服，坐立不安，但心中却格外惶恐她也会离我而去。

她颤抖的手指和憎恶的目光，骤然指向我大骂着。而我，没有畏惧，亦没有泪水，九岁的我心思似乎更如成人，除了满腔的怨恨亦只剩漠然。与妈冷漠的相处着，她对我毫无言语，冰冷彻骨，在她的意识里，是因为我的出生才导致她离婚，而她却也没抛弃我，这样冷言冷语，平淡如白水的相处方式总好过没爸没妈的日子，却也日益担心这个陌生的世界里只剩下我一个人……

十岁那年，妈最终还是离我而去了，拿着随意收拾的行李箱以及留了足够多的存款给我，她走得很决然，没有一丝留恋与担忧，我只是一个包袱会绊住爸和妈，泪悄然无声地坠落在地，望着已远走的妈，漠然的心再次沸腾，谁不会渴望亲情？



QINGMI WU HU LUAN HUA

只能凝噎地低声叫道：“妈……不要走好不好……妈……我好想你……为什么都要离我而去……”半晌直到泪泉已干，我才默然拭泪，旋即恢复冰冷如冬的眼神，那掺杂满腔怨恨的目光只为早已看透人世的悲凉。世上没有情！这便是年仅十岁的我唯一的人生哲理。

没有了爸妈的我如深海中的一帆孤舟，独自漂泊，无依无靠，唯一可以依靠的除了自己再别无其他，幸好悲惨的时光总是飞逝即过，它从不会为任何人停留。十年后，我在历史系读大三，靠着妈留下的存款，我完全可以独自生活，这八年中所谓的亲人也从未见过我，似乎我不是他们的女儿，于是厌世的情绪逐渐泛滥。

“伊天雪！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冉闵是谁？”历史系的男老师将神思远游的我拉回了现实，他指着黑板上格外醒目的问题锐利地瞪着我。

“冉闵……冉闵？”我喃喃重复着，摸不着头脑地瞧着他，好像从未听说有人叫冉闵？

老师慨然生怒道：“我刚讲过几次了，这是历史上的大人物，最有名的《杀胡令》就是他颁布的，冉闵对胡人灭绝人性地屠杀，导致羯人几乎被屠杀殆尽，使汉人与胡人间的仇恨达到顶点……”

老师滔滔不绝地说着，而我却并未听进耳，只是记住了冉闵这个人，一个让汉族不被灭绝的大英雄！一段中国最黑暗历史时代的英雄，他的寥寥数语，却让我心中肃然，冉闵这个名字一直回旋于耳畔。

老师见学生听得正起劲儿，便道：“同学们可不能学他，他的行为太过偏激，将羯族人灭绝，他……”

“老师你很可笑，如果不是他还有我们炎黄子孙吗？照老师所说，胡人不管是哪种胡人都野蛮地吃人肉，而且只吃我们汉族女子的人肉，为什么冉闵不能灭绝了他们，其实他们都应该绝种才是，他是个大英雄，况且那么黑暗的时代，能与他们讲什么大道理？莫非人家要将你砍头了，你还要同他说道理？”我强抑不满为英雄辩说着。

“天雪同学的言语太过偏激了，大家不可学她，只能说冉闵有好有坏，对胡人来说他是个杀人恶魔、屠夫，但对汉人来说是个大英雄，但是他那种赶尽杀绝的性格实在太残忍了，以至历史也无法给他一个公平的说法。”老师愤怒地瞥了我一眼，但他心中也未免承认了这个大英雄。

“老师承认就好了，他本就是英雄，为何要说是屠夫？在我眼中这才是英雄……”我仍是改不了爱讽刺人的习惯，冷漠高傲这就是我的性格，但心中的悲凉被得体地掩藏起来，任谁都无法窥见。

“天雪，请你离开教室，这节课我想你也没必要上了。”老师终于受不了我冷漠的言语，怒气叱喝。

在我眼中他却更像一个小丑，而我自然而然地缄了口，默默承受，连申辩都懒得开口就转身离开，这岁月的无奈，使人觉得如此难挨。而我，早已倦怠。

就因如此冷如寒冰，我仍是孤身一人，没有男生敢追我，而在我眼中也格外讨厌男人，爸的一切告诉了我，男人都是花心的动物，他就是因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才会抛弃我跟妈。

猛然发觉这个世界越来越悲哀、虚伪，让人毫无眷恋，不曾想过曲意逢迎地去适合这个世界，习惯将自己反锁屋中，这才是我——伊天雪，一个思想偏激，沉默少语的女人。沉思之时肩膀上被人重重一拍，而我不假思索地翻身将手揍向身后的人，据我所知没人会跟我如此友好。

身后的人似乎未料到我有如此举动，结结实实地挨了我一拳，连忙安抚我道：“小姐，我没恶意的，真的，只是想给你看一样东西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……”他手拿一个无色透明，呈立方体的石头看着我。

“然后呢，骗钱吗？你拿这石头想给我干吗，玩石子？”我一脸嘲讽地盯着他。

“小姐，你不明白吗？这是夜明珠啊！你怎么不懂，这真的是夜明珠，夜里会发光的夜明珠，也叫夜光石，但是我这个隐含了无限秘密，这是我的祖传之物，我也找你很久了，你是伊天雪，对吧？”陌生男子仍是一脸诚意地笑着。

“你查过我？你是谁？还有夜明珠是石头吗？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”我仍是漠然道。

“其实我也不知道祖先为何叫我将这个给你，但是几代传了下来，只说今年能找到一个叫伊天雪的人，给她就行了，而且还有你的画像，你看看。”

男子又从身后的背包中拿出一幅画，画像中那个穿着古代服装，一脸恬静微笑的女人竟然是我的翻版——这怎么可能！





我不敢置信地盯着他，思绪一滞，极力恢复正常道：“这很容易画，你骗不到我的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弄了假的东西来哄骗我，这些小伎俩很多的。”

“我叫冉志，历史上最有名的冉闵就是我的祖先，你可以不相信，我也无意骗你，这个夜明珠你留着吧，对你会非常有用，不用钱，真的。我也只是按遗训交给你。”他将石头递给我，转身便离了开，只留下一脸诧异呆滞的我。

拿着这透明的石头回到了自己的小屋中，将原先的惴惴不安抛掷脑后。研究着手中的夜光石，这块石头小巧玲珑，如果真是夜明珠会很值钱吗？烦郁之余只得上网查下关于夜光石的资料，夜光石又称为萤石，在紫外线、阴极射线照射下或加热时发出蓝色或紫色荧光，并因此而得名……

如此漂亮的石头就算不是夜光石也没关系，至少可以做装饰，拿出家里的电钻，在石头上钻了一个小小的洞，串在了我的钥匙扣上，走到镜子前满意地打量着自己一米六三的身高，美丽的脸颊，一身休闲服饰，又将束着的长发放了下来。

乌黑柔亮的秀发仿如飞瀑般倾覆而下，眨着晶灿的双瞳，嘴角勾着一抹阴沉的笑，满腔怨恨的幽光此时暴露无遗，却依然微笑，眼中却泛出一抹悲凉，将长发斜斜绾于脑后，便躺到床上，双目紧合，人也沉沉地睡了过去……

一·穿越回人吃人的年代

QINGMI WU HU LUAN HUA

5



不知过了多久才幽然转醒，一堆衣物凌乱、披头散发的女子映入眼帘，而瞠目结舌地打量着四周！这是牢房，没错！我身在牢房，可是我明明躺在床上……四周的女子好奇地打量着我，我惶恐地抓着一个人便问道：“这是哪儿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，你们是谁，还有怎么是牢房？”

她清秀的脸上呈现一丝诧异道：“你好端端的就出现在了这里，躺在地上，我们也不知所措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我仍摸不着头绪地问着，心跳得十分厉害，我怎么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？

“这是燕（鲜卑）与后赵（羯族）的边界之地。”她仍是惊奇地紧盯着我。

“你说燕？后赵？他们可是胡人？”

“对，胡人，他们都是胡人……只杀我们汉人的胡人。”女子失落地垂眸说着，眉尖亦衔了隐忍的恨意。

我懵然呆坐，顿时冷汗涔涔，前燕，后赵……老师曾说过这两个都是十六国之一，历史上有名的胡人……他们都是吃人不眨眼的！我竟然穿越到了五胡十六国，历史上最混乱，汉人最黑暗的时期！（汉朝过后就是西晋，五胡十六国是指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期间，曾在中国北部境内建立政权的五个北方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。）

心中的积怨，再度被撩起，老天爷让我无爸无妈还不够吗？让我来个穿越时空，穿越就好了，还出现在吃人族的地方？难不成老天是成心想让我死！半晌后才勉强镇定下来，竭力隐藏起眸子里的一丝惊恐，对，我身上还有现代的钥匙，我可以试着打开逃出去。对，一定要逃出去，如果不能出去，



我就会成为他们的盘中餐！

清秀的女孩向我靠了过来，张皇问道：“你能进来一定能出去对不对，你救救我们吧？我们不想死！已经不少人被他们吃了，好恐怖……”

听她此说，我的脸上忽然现出前所未有的迷惘，不知今后是否还有路可走，虽说我厌世可也不想被胡人吃了！想到人吃人，我的身子忍不住颤抖，胃不舒服地翻搅着，嘴唇翕动道：“我尽量试试，可是要黑夜才行，现在是白天。”

听到我此说，所有的人都围了过来，欢喜从众人眼神中漫溢，皆焦急问道：“你真的能救我们出去吗？这是真的吗？”

我勉力自持，轻微点头道：“也不能保证是百分百，不过我尽量。”

那个清秀的女孩脸上呈现了一丝笑意：“太好了，我可以逃出去了，我和妹妹一起被抓进来的，她已经……”言毕，泪几欲夺眶而出，笑得格外凄楚。

“你叫什么？多大了？”我怜惜地盯着她，轻声问道。

“我叫小玉，十五岁了，我妹妹十二岁，他们说她小，肉嫩，所以……”她说罢泪水簌簌落下，我只觉耳畔轰然，吃人肉还要看是不是嫩吗？先奸后吃这便是胡人的特点。

我只能悲哀地苦笑着，什么安慰的话也说不上来，只是我的微笑，似乎很僵硬……悲凉之感突袭全身，原来以前的我不是真的苦命，她们才是，只是时代不同罢了……

地牢中突然传来阵阵脚步声，所有的女子不约而同将我挤到了最里面，因为在她们心中我是唯一活命的希望。小玉在我耳畔压低嗓子道：“他们又要来抓人了，我们不会让他们看到你的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！”

四面静得骇人，因为不知道他们要选什么样的人用来作食，每个人都哆嗦着，来人的笑声却很张狂，还一旁商议着要带走哪几个。“那个不错，皮肤嫩白，瞧这个也不错，还有那个……”那些讨论声尤为刺耳。须臾便只听到几声女子的惨叫：“不……我不想死……不……救救我……救救我……”

那悲悯的尖叫十分惨淡，我情不自禁地抬起头，看着他们将四名女子带走，她们求生的目光射向我，无声对抗着我虚弱憔悴的悲哀和仓皇，泪水猝然坠下，悲伤漫延到了心底，她们颤颤的尾音，清晰可辨，刺痛我内心最柔弱的地方，而我亦无能为力。

我为陌生人而哭，为苦命的她们而流泪，早已麻痹的心却让我更感到这世界的可笑、可怕，不管是现代还是现在。牢房里顿时只剩阵阵抽泣之声，那丝丝缕缕从心底发出的寒意，侵袭我的全身，使我木然，心为之痛苦，一阵痉挛。

“小玉，你怕吗？你说我们能逃出去吗？我好怕……好怕好怕……”我嘶哑地问着她，眼里被朦胧的雾气所遮掩，泪直打着转。

“一定可以的……我们一定可以逃出去的对不对？你一定有办法的！”小玉声音轻颤着，面孔已是十分惨白，毫不见血色！

“但愿吧，若是逃不出去，我们的下场可想而知，所以我也相信一定可以的……”我声音轻如喟叹，心中却是一片惶然，真的能逃出去吗？

“我们都知道一定可以的对不对？你能莫名其妙出现在这里，也一定可以的，相信自己……如果真的出不去，如果……”她那半截话，吞咽下去，只化作喉间的涩意。

众人寂寂，沉默不语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小玉轻推着我，四周悄无人声，众人都安静且期盼地看着我，我抬头一瞧，残月如钩，这时应该守卫很松懈，我拿出腰间的钥匙，试着打开牢门，果不其然，一打即开，现代的东西对付这种古代的玩意真是很好用！

众人强抑内心的欢喜，我轻步地朝外走去，门口竟然毫无守卫，见如此便返回牢中，示意可以离开，她们都欢天喜地地随我走出大牢，我抓着小玉的手臂，左闪右躲地步出军营，这应该是一座为押解汉族女人而专门设置的城，拼命地向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森林处跑去。

天地间一片黢黑，众人仓皇地逃着，而夜明珠却在此时也未曾发光，我不禁怀疑这是不是假石头？

因逃跑人数太多，不过片刻我们就让人发现了，身后众多骑马拿着火把的鲜卑人追了出来，而我们也四处逃散着，耳畔传来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不少人已被活活砍死，紧抓着小玉我们躲到了旁边过丈高的草堆中，没过多久所有逃窜之人差不多被活捉，可能还有个别已经逃脱，但我相信少之又少。

眼见着她们绝望而惶恐地被绳子捆住押走，我痛苦地抚住前额，翕动着唇，眼眶里干涩地流不出丁点儿泪水，只觉得胸口窒息得喘不过气来，半晌确定无人了，小玉才扶着我，相拥而泣，为我们能活着而泣，孰不知道我



们是从一个狼窝逃向了另一个狼窝。

“小玉，我们可以去哪儿？这是去哪里的路？”未敢多作停留，我们便急忙朝山的那头奔去，惊惶不安的感觉，却更加盘踞心头，我们的前途恐怕是难卜了，我俩犹如狂浪中的浮萍，身子不由自主漂向不知名的所在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现在北方已是胡人的天下，我们只能逃去南方，若不然还是死路一条。”

“好，那我们只向南边跑，一定要撑住，不能停，他们会追来的。”我已是娇喘咻咻，香汗淋漓，浑身早已被汗水湿透。

二·前出虎穴又入狼窝

QINGMI WU HU LUAN HUA

9



不知奔跑了多久，天微微亮，眼前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军营，相互对视，眼眸更为黯然，那应该是后赵羯族人的军营。心更为仓皇，不假思索地朝别的地方跑去，未跑多远，我们便让五个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白种士兵围住，他们应该是巡逻的后赵士兵。

耳畔的嬉笑声传了来，这堆恶心的吃人恶魔围着我们指指点点，用听不懂的语言叽里呱啦地粗声说着，眼神中除了笑便只有淫意，不时抿嘴窃笑。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！滚开！”我极力保持镇定朝他们吼叫，却依然哆嗦着。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他们只是见我们害怕的模样而开心地大笑，那笑格外刺耳。

“不要再笑了好不好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！”我用尽全身力气朝他们嘶喊着，泪意逼得眼眶直泛红。

“我们想干什么？多漂亮的女人，好久没有碰到新汉族女子了。”一个懂汉语的士兵狂笑道。

小玉更是猛咽唾沫，吓得脸色发青，而我只能将她拦于身后，喉间干涩，嘴唇微微翕动，久悬的心，始终没能落下，我们像极了两只待宰的羔羊，惘然无措。

这几个白种人似乎未曾想过在此地解决或是强暴我们，只将我们押着朝军营里走去，他们手劲奇大，我奋力挣扎亦是多余，顷刻，便被带至了同样关着很多汉族女子的地方。

但是她们见我们的到来没有丝毫奇怪，只是茫然而麻木地打量着我



俩，眼中亦有极浓的悲意。我们接下来的命运亦只是成为这堆胡人发泄兽欲，或成为盘中餐食罢了，稍好些只是比别人晚些死，仅此而已，没有活命的权利，这便是汉族女子在这乱世的悲悯与无奈。

汉高祖刘邦建国后，一度成为强盛、富饶的大帝国。可惜他永远也不会想到，从汉的灭亡至西晋再至东晋的混乱，足够毁了他遗留下的盛世，任谁也不会想到我们泱泱中华、天朝上国的子民竟是外族蛮子的盘中餐，想到这里，悲凉不禁由心而生。虽然知道这只是历史，亲身经历了却更加觉得它的可怕，不似书中的几笔可以形容的。

白天依然是如此安静，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却没有丝毫喧闹之声，除了偶尔有些人抽泣、叹息之声，便是黯然无咩，我与她们同样在仓皇哆嗦中等待，等待这些野蛮毫无人性的男人突然兽性大发，忽然肚子饥饿，有种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恐惧，心却已经冷冻如冰，阴郁早已在我的心头，且不断蔓延，此刻有一头撞死之意，却始终少了份胆量！

夜幕渐至，女孩们的颤抖以及牙磕碰的声音尤为清晰，夜代表着那堆男人可以任意妄为，我寻一个间隙，悄然移步紧挨着小玉，须臾外面便走来了十多个金发碧眼的胡人，思绪一滞，背脊微微发凉，寒意从脚底直蹿心田，心中拼命祈祷不要被他们所看中……无辜，似乎我的衣物很是奇特，不幸的我和小玉从人群中让人拖了出来，不知这几个挟制我们的男人要带我们去向何方。

转眼间我们便被带到了一处营帐前：“这是新抓的，副将说要新来的女人，这两个就是了，副将军一定会满意的。”羯族白人对守在一旁的人道。

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算是丑陋的脸，腆着便便大腹的中年男子，他恶心的笑声更是极为刺耳。他那双贼眼在我们身上溜着，挥挥手示意身边的人全离开。

“小美人，别怕，我来了，乖乖的，知道吗？我会很温柔的，要是你们不听话，就别怪我粗鲁了！”他说完便朝我似狼般扑了过来。心里虽早已满目疮痍，但坚贞的信念，却仍根深蒂固。左闪右避着，他也逐渐放弃追逐于我，转而抱住柔弱的小玉压在床上，

我捂着嘴，任泪水遂然坠地，小玉拼命在他身上捶打着，求救的目光向我横射过来。我极力将惊悸之情压下，蓦然扬起脸，将一旁的刀抽了出来砍向他的身子。或许是第一次砍人，他没有如我想象中毙命，而只是从衣服里

透出了丝丝血迹。

“你这个该死的汉人！我要杀了你。”他勃然大怒地转身捏着我的手腕，一巴掌掴上了我的脸颊，我不禁踉跄地倒在了地上。

“你这该死的胡人！你这个野蛮子，全他妈该下地狱！”我忍不住恶声相回，此刻却坦然了，连心底最深处的惊悸也生生抹去！死就死谁怕谁，反正活不了！

他瞪大双眼不敢置信地盯紧我，我奋然站起身，握紧手中的刀以一种看彻生死的决然与他对着峙，掩去心中密密渗透的酸楚、惊惶与无奈。

“哈哈……有意思的汉族女子，我原以为你会与她们一样软弱，原来更加性格，好好，我喜欢，今天就让本副将好好宠宠你。”他更加奸淫地笑着，若无其事地向我走来，丝毫不顾及身上的小伤。

我手持大刀，牙咬得咯咯作响：“浑蛋你不要过来，我会杀了你，你不要过来！”我心里却更为颤抖着，这恐怖的古代，好恐怖的胡人！

“是吗？我过来又如何？你会杀人？哈哈哈哈……汉族的女子如果能杀人，何苦让我们胡人捉来充当军粮。”他仍是一脸不为意地狂笑着，让人战栗的笑声充溢耳畔。

“是吗？那你就来试试看，我真会杀了你这个吃人恶魔，你这个丑陋的家伙，我警告你不要过来！”我视死如归地瞅着他，仍是恶言相骂。

而他却骤然向我欺近，一步一步走得很沉，那脚步仿佛也印在了我的心田，恐惧之感弥漫全身。拿着刀我便挥向已离身不远双手向我张开的他，一声痛吼划破这寂静的夜，我活生生地砍下了他的手臂，此刻心里却是格外的舒坦，只想骂一句：活该！

顷刻间便有几个胡人士兵冲了进来，他们惨白的脸面面相觑，骇异至极！副将忍不住痛楚在地上滚动着，而我却扯着嘴角冷笑着，那笑似冬天的寒霜冰凉刺骨，极度悲凉。

听着地上的哀号，心中被一丝莫名的快感充溢着，于是我忘记了惊慌，直想大呼过瘾！这一刻似乎真将生死不屑一顾，只觉得十分漠然，心凉已久！发愣半天的胡人士兵终于回过神来，将我和小玉五花大绑着，而我依旧牙痒痒地冷瞥着地上的男人……

终于来人将他扶起包扎好伤口，他咬牙切齿地瞪着我，那凛冽的视线似乎想将我千刀万剐，我漠然的表情更让他额际的青筋蹿跳着，他走



至我眼前，狠声道：“我要先砍断你的手脚，再挖了你的眼睛，割了你的舌头，让你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，你这该死贱低的汉人，我要你连狗都不如！”

我将唾沫吐向他，冷笑道：“你们胡人本来就不是人！你们这么变态、恶心的家伙，难怪会被灭种，活该！”

他一巴掌掴上我的脸颊，铁青着脸，气得颤抖身子道：“我要将你的肉一块块割下来，我要用针将你的嘴巴缝起来……我要活活折磨你直到死为止……”狠毒的声音犹如鬼魅，但却依然无法看到我脸上的恐惧，只是不知道在我平静毫无波澜的脸上，心中的恐惧早已隐藏无匿。

他用唯一的手紧捏我的下巴，表情狰狞地盯着我的脸，朝旁边的士兵吩咐道：“给我拿红铁来，我要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我要听她的惨叫，我要她……气死我了！”

立刻便有士兵端进一盘燃烧的炭火，他从里面抽出一条烧得红红的铁板，拿在手上玩味而狠戾地看着我。顷刻便朝我手臂上印了来。钻心刺骨的痛立时窜入我的四肢百骸，额头上已冒出豆大的冷汗，疼痛不已，几欲落泪，但我却硬生生的将快要溢出的泪逼了回去，我不应该在这堆禽兽面前哭，这只会让他们更为疯狂，更为大笑！所以绝对不行！

“禽兽不如的东西！活该下地狱，你们都不得好死！”我强抑痛楚依然倔强地狠声骂着，早已苍白的脸上，隐隐透出丝丝绝望，强撑着已半昏迷状态的脑袋，视线也越加模糊。

依然可以看到那独臂的魔鬼衔着一抹冷笑吩咐着旁边的士兵：“将她的手给我解绑拉直了，我要活生生的将她的四肢剁下来，不知道没有四肢她会不会死？该死的女人、该死的汉人，竟然敢砍断我的手！”

意识逐渐昏迷了过去，隐约眯见他挥着刀，但就在落下的瞬间却似乎让一个高大的男子抓住，我奋力睁开眼想看清楚来人的模样，可眼皮却越来越沉重……

“将她带至我营帐，我要亲自盘问发落！不准动她！”来人毫不客气地命令着，而且这命令是不容置喙的。

我应该得救了，是这样吧！这胡人里会有好人吗？还是我遇到的只是一个更为凶残的家伙？已来不及多想，身子慢慢地让旁人架着拖了出去，我的路又会跌向何方，这也似乎不是我能选择的，我唯一能选择的是在他们